

白鹿洞書院史略



【书院研究丛书】

白鹿洞书院史略

李才栋 编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书院研究丛书】

- 编 著 者：李才栋
- 封面题字：苏 蓓
- 责任编辑：张予滨
- 封面设计：王四海
- 版式设计：黄 星
- 出 版：教育科学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中路46号）
- 发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 印 刷：北京燕华营印刷厂

BAILUDONG SHUYUAN SHILIE

白鹿洞书院史略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开 印张：8.25 插页：3 字数：188,000

1989 年 5 月第 1 版 198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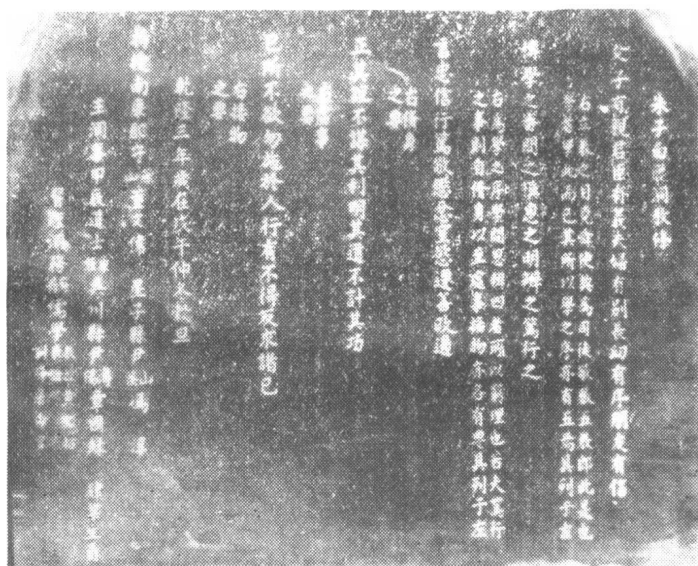
印数：00,001—2,500 册

ISBN 7-5041-0114-1

G.093 精装定价：8.70 元



大门“白鹿洞书院”五字为李素阳书。



《白鹿洞书院揭示》（文管所供稿）

目 录

(1)

(1) 代自序——我国古代书院的特点和研究书院的价值

(13) 第一章 早期的白鹿洞

(13) 一、李渤和白鹿洞

(13) 李渤隐居白鹿洞史事考

(16) 李渤建设白鹿洞史事考

(19) 二、庐山国学考

(19) 庐山国学概况

(22) 庐山国学教师考

(25) 庐山国学生徒考

(28) 第二章 北宋时期的白鹿洞书院

(28) 一、白鹿洞书院的早期历史

(28) 白鹿洞书堂的三起三落

(32) 关于庆历以后书院尽废说的质疑

(35) 二、关于四大书院

(35) 学术界关于四大书院的种种说法

(39) 白鹿洞书院是否堪称宋初四大书院之一

(42) 第三章 朱熹与白鹿洞书院

(42) 一、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

(42) 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的过程

(49) 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过程考异

(54) 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的历史因缘

(57) 二、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时的师徒

(57) 教师

(59) 生徒

目 录

(2)

-
- (62) **三、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时的教学模式**
 - (63) 《白鹿洞书院揭示》
 - (66) 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的教学形式
 - (71) **第四章 宋(南宋)元时期的白鹿洞书院**
 - (71) **一、南宋时期的白鹿洞书院**
 - (72) 南宋时期书院发展的三个阶段
 - (76) 嘉定以后白鹿洞书院的发展
 - (81) 南宋后期书院设官问题
 - (84) 南宋后期白鹿洞书院的著名生徒
 - (86) **二、元代的白鹿洞书院**
 - (87) 元代书院发展的概况
 - (90) 白鹿洞——朱晦翁书院的残存史料
 - (96) **第五章 明代的白鹿洞书院**
 - (96) **一、明初的白鹿洞书院**
 - (96) 明初白鹿洞书院的沉寂与“鹿响再振”
 - (100) 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
 - (102) 李龄重修与胡居仁讲学白鹿洞书院
 - (105) 第一部白鹿洞志问世与苏癸、邵宝的建树
 - (108) **二、明代白鹿洞书院发展高潮**
 - (108) 蔡清、李梦阳在白鹿洞的建树
 - (109) 白鹿洞书院刻书
 - (110) 王守仁与白鹿洞书院
 - (112) 湛若水与白鹿洞书院
 - (113) 石洞的开凿与石鹿的安置
 - (114) 嘉靖间白鹿洞书院的发展盛况
 - (121) **三、明末白鹿洞书院的废兴**
 - (121) 张居正废毁白鹿洞书院

(3)

(122) 白鹿洞书院于万历间的复兴

(125) 推官主洞与洞学科举

(127) 第六章 清代的白鹿洞书院

(127) 一、清初白鹿洞书院

(127) 顺治间白鹿洞书院的维持

(131) 康熙间白鹿洞书院盛况

(139) 白鹿洞书院山长规格的提高

(141) 兴盛中的衰败迹象

(142) 宁都三魏与白鹿洞书院

(143) 二、清中叶白鹿洞书院

(143) 清廷对书院控制的进一步强化

(146) 白鹿洞书院发展概况

(150) 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白鹿山长

(155) 三、清末白鹿洞书院的废替

(155) 道光以后的白鹿洞书院

(157) 咸丰重建书院

(158) 书院改学堂

(161) 结束语

(165) 附1 白鹿洞书院年表

(219) 2 我国古代书院的起源

(228) 3 关于书院研究的通讯 (五则)

(242) 4 关于书院“讲会”与“会讲”之答问

(249) 5 曾巩师承关系答问

(255) 6 朱 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257) 7 陆九渊《白鹿洞书堂讲义》

(259) 后记

我国古代书院的特点和 研究书院的价值 (代自序)

书院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瑰宝，白鹿洞书院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书院之一。研究白鹿洞书院的历史，有助于了解我国书院制度的发展史；而要研究白鹿洞的历史，又必须与书院制度的发展史结合起来。因此有必要对书院制度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影响作一简要的概括。

我国古代的书院（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始建于唐代后期，经五代，至北宋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发展，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至南宋，书院作为一种学校制度、教育机构，它的办学和教学经验日见完善、成熟。这时以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主持或兴办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丽泽书院、象山精舍等为代表，以其办学和教学经验所构成的模式，成为尔后书院的榜样及标准，对其后七百余年书院的建设和教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尤以白鹿洞书院为最。

书院的开创是建立在私家聚书、藏书基础上的。聚书、藏书，成为古代书院的重要特点。学者讲学以说书为重，士子求学以读书为要，书院的教学活动正是围绕着书而展开的。

书院适应一定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在以后的发展中，它又被许多大师当作匡正时弊、实现抱负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书院这种学校制度、教育机构，与当时的官学相比^①，在办学形式和教学措施方面，确有许多特色。这也是书院制度能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一千一百余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书院作为起源于私家藏书、教学的古代大学，在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办学和教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官学、科举相比，确有很多长处。这些经验的精华部分构成了我国教育史中的一种优良传统。综合各家之言，至少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书院由聚书、藏书开始，逐渐又进而发展了著书、编书、校书、刻书、传书等项事业，又成为学者讲学说书，士子求学读书的教育机构。它不但以大学著称，而且又是学术研究和学者以文会友的重要场所。

书院的师长既从事于教学，又从事于学术著述、学术研究。宋以后，不管是理学家，还是汉学家，他们中间很多人的重要著作就是书院的讲义和教材，或者是在主持书院教学的同时完成的。

书院往往成为学派活动的基地，甚至是某些学派的发源地。北宋的文学家、史学家，南宋的理学家，明代的心学家，清代的汉学家，以至桐城派、阳湖派等等，大都通过书院一批批、一代代地培育自己的门人、弟子成为学派的继承者。《宋元学案》中提到的不少学术派别就是以书院来命名的。诸如“丽泽诸儒”、“沧洲诸儒”、“岳麓诸儒”、“槐堂诸儒”等等^②。

① 书院作为古代的大学，主要与官学相比，难与小学——私塾、蒙馆相比。

② 朱熹建竹林精舍，后改名沧洲书院。陆九渊青田故里有机堂书院。

许多著名书院在学术上又实行“兼容并蓄”，容许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学术观点的发展、论争。有的书院还同时或更替地聘任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前来讲学。有些学者还主张：正因为有不同的学术观点才需要讲学，在异中求同，在同中见轻重，见长短。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时，就特意请他的论敌陆九渊登台讲学。朱熹对陆九渊的讲学极为敬佩，亲书跋语留在讲义后面。绍定末，端平初，袁甫为江东提刑，与南康知军史文卿重建白鹿书院，曾即聘任朱熹弟子张洽与遵奉陆学的汤巾相继为书院山长^①。明万历间持有不同观点的南昌章潢与星子熊滨就同在白鹿洞讲学^②。又如清初施润章为湖西道，即于吉安府庐陵县白鹭洲、景贤两书院，请毛奇龄与杨洪才讲论他们所持的不同观点^③。清代的江宁钟山书院即相继聘桐城派的姚鼐和汉学家钱大昕主讲席^④。有的大师还带着自己的学生去参加学术讨论。在讨论中与论敌商榷、争辩，使弟子们在学术讨论中有所得益。这都推动了学术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二)鉴于书院系私人、家族或地方公众所建，故能以其条件之不同而因院、因师地确定各自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具有不同培养目标和办学形式、不同治学风格和教学方法、不同教学内容和思想倾向的书院。有的书院注重义理之学，有的则重视诗文，有的重制艺帖括，有的讲究考据之学，也有的重视经世致用。同是讲义理，有的宗程朱，有的专陆王，亦有象宋末的程绍开在信州办道一书院调和朱陆。元代调和朱陆的大师吴澄就是他的学生。宜黄杜

① 见袁甫《重建白鹿书院记》，载《蒙斋集》。

② 见毛德琦《白鹿书院志》。

③ 见《清史稿》、《先正事略》。

④ 见《清史稿》。

子野办了鹿冈书院，在他的学生中出了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①。与新学对立的洛学代表人物二程兄弟，他们是周敦颐的学生，周本人是到处兴办书院的大师，二程则曾随周在书院游学^②。程颐也曾在嵩阳等书院讲学。周程的治学风格、思想倾向与王安石很不相同。南宋时理学分为许多派别。朱熹、吕祖谦、张栻、陆九渊、陈亮、陈傅良、唐仲友等人都办书院讲学。他们各自的治学风格、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显然不一样，其中朱陆二人所办书院的不同情况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如朱熹的白鹿洞有教规^③，象山没有；白鹿洞注重藏书、读书，而陆九渊在象山则认为要紧的书不需很多。白鹿讲究“养士”，造就斋舍以待来学。象山精舍则待学徒“裹粮”而来，“结庐”而居。白鹿提倡泛观博览和自己读书，象山则注重学生的静思履践和师长讲说……

在书院发展的历史上除了学文的书院外，尚有学武的书院。如明嘉靖间，九江兵备副使何璘曾创办了肄武书院，招收武弁子弟学习兵法、韬略、武经等^④。

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书院是不分科的，但也有分科的。清代颜元主持的肥乡漳南书院即实行分斋教学。漳南书院设有“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四斋；并暂设“理学”、“帖括”两斋。前四斋或课以“礼、乐、书、数、天文、地理”，或课以“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或课以“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或课以“水学、火学、工学、象数”。后两斋或课“静坐、编著程、朱、陆、

① 见《同治宜黄县志》。

② 见《乾隆登封县志》。

③ 开始称《白鹿洞书院揭示》。

④ 参见《嘉庆九江府志》。

王之学”；或课“八股举业”①。

明代嘉靖间江右王门子弟邹守益、刘邦采等人开创“惜阴会”王守仁作《惜阴说》相赠。自此以后大江南北陆续建起了各种讲会，涌现了一大批讲会式的书院②。此外还有宣讲式的书院和考课式的书院。书院的发展朝着多种形式的方面展开。

古代书院的不同特色除了体现在办学、教学形式的区别外，尤其表现在不同学术倾向方面，这是前面已经提到的。而这种学术倾向的不同时常可以从它祭祀的对象中表现出来。汉学家办的诂经精舍祀许慎、郑玄。理学家办的紫阳书院祀程朱。心学家办的姚江书院祀陆王。鹅湖书院是为纪念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第一次鹅湖之会而建的，故祀祭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即所谓四贤③。其实鹅湖之会实有二次，第二次是陈亮、辛弃疾“仿鹅湖故事”的聚会。大概由于修建，主持鹅湖书院的都是朱陆的门人后学，他们就不去管陈亮、辛弃疾的事迹了④。也有的书院祀文学家、政治家，有的祀本族、本地有关的历史名人，有的书院从名称上看就是纪念某某人的。如好多地方有濂溪书院、紫阳书院、阳明书院，各自祀祭周、朱、王以及他们的门人、同道。苏州的甫里书院主持人姓陆，祀他们的祖先陆龟蒙。宜春昌黎书院祀故袁州刺史韩愈。九江及附近好些书院祀陶渊明，并争着说陶是该地人。庐陵与吉水也争着祭祀文天祥。再如新淦的金川书院祀练子宁，南丰的南丰书院祀曾巩，南城的盱江书院祀李觏。纪念文化名人，这也是书院的特色和传统，

① 见颜元《漳南书院记》。

② 参见《王文成公全集》。

③ 参见拙作《鹅湖书院与鹅湖之会》，载《岳麓书院通讯》1984年第1期。

④ 参见邓广铭《辛稼轩年谱》，拙作《鹅湖书院与鹅湖之会》。

当然这也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

（三）书院一般具有鲜明的自主性质，这与官学不同。书院从民间集资兴建，或由个人出资，或由家族筹集，亦有由地方公众筹集钱银、田地和房屋的，其中也有是由地方官吏带头倡捐的。公众兴办的书院中，一般都会推举若干经理人员轮流值年负责，掌管办学经费，修缮院舍，购置器具，聘任山长，并与山长共同商办书院大事^①。很多书院尚吸收年长学徒参加书院管理，担任堂长、斋长、管干、典谒、经长、引赞等职事，管理风纪、经济、迎宾、祭祀、图书、作息等事务^②。有时学徒还参预了书院志的编校^③、院田的清查、田租的征收工作。公众代表负责管理，既能反映地方公众的要求，亦可发挥其办学积极性，对书院资金筹集、院舍建设、院产保管，学徒教育都能起作用。学徒参预院务管理，既是人力、物力、财力的节省，亦是对学徒的教育和锻炼。不少大师在书院讲学，对新入门的学徒，采取由高弟先行接待、答问的办法。某些书院所设的堂长、斋长、经长、学长等职事就起着这样的作用。这样做既能使新入学者在基础知识方面能够作好更多的准备，循序渐进、学不踏等，亦可使讲学的大师能节省时间，专注于更为高深的问题，使讲学活动有更高的起点。这些措施有点象后来的导生制^④，当然不能完全类比。

（四）书院往往聘请学有专攻、德高望重的名师主持院

① 参见《道光南昌县志》所载：《东湖书院规条》。

② 参见毛德琦《白鹿书院志》。

③ 嘉靖间郑廷鹄，万历间田瑄、周伟编撰书院志时，均有学徒参预工作，并且有姓氏传世。

④ 导生制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英国，亦称倍尔——兰喀斯特制。

务，为一院之长。这种院长也就是主要的讲师，或称山长、洞主、山主、掌教、主讲等等。选聘什么样的人来主持书院，这往往是书院声望高低、教学成败和能否使四方学子闻风而聚的关键。

书院及其师长可以选择学生，可以自行确定招收对象的资格、程度、志趣，甚至籍贯、行业和宗族。因此不同的书院在上述几方面可能很不相同。有的书院只招举人，有的招监生，也有的收童生，有的则仅要求志趣相投。有的书院以家族子弟为主要对象，有的则有地域限制，也有的不管哪一族、哪一姓、哪一地，来者不拒绝。有的对来学生徒要进行考核，亦有的著录即可。

在书院制度盛行的时候，学子亦可以自己择院、择师。某一书院若有名师掌教，则四方游学之士即会闻风负笈而至，甚至不远千里，“裹粮”而来，“结庐”而居。有的大师在书院掌教，远地学者，已成进士，居然也前往肄业。有的名师解聘离职，讲学他院，许多学徒亦会结伴随行；有的还集资建院，礼请老师留住讲学。书院一般地讲不可能授予学生一种什么“出身”、“功名”、“官诰”，用今天的话讲，也就是不能给学生一张“文凭”，一只“铁饭碗”。然而它却能吸引学生。有的论者可能认为书院有膏火可以养士。不错，不少书院是有丰厚膏火的。但大部分书院的膏火很薄，有的没有，但仍能产生吸引力。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四方士子，闻风而至，主要是为了求道问学，为了自身在知识、德行、才智等方面有所长进。正如朱熹所讲的是“为己”而学；另一方面看，那就是书院，及其师长，确实能够使慕道，闻名而来的士子有所得益，比个人苦读会有显然不同的长进。

最近有人提倡高等学校要实行导师制。导师制作为教学

制度（不是教学组织形式）是相对于班级制、活动制、导生制而言的。春秋时，孔丘的私塾大概也是导师制，或者与导生制并存。书院的教学制度基本上是实行导师制，是导师对生徒的全面负责。

书院的教师既是经师，亦为人师。这也是对教师提出了德行和学问双方面的要求。书院在教学上对生徒在待人、接物、修身、处事各方面也都是有所要求的。

儒家终非禅宗，书院育人，其目标并非出世，还是要修身而推以及人，要“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尽管也讲安贫乐道，但主要着眼点是在出仕。因此关心国事，亦可称为书院的、或者终究成为一部分书院的风尚。当然这关键还在于有什么样的师长在书院执教。东林书院是其中突出的代表，顾宪成、高攀龙主持时就有过“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的对联。也是他们办学的指导思想。

（五）书院的教学活动有好多种形式。前面已讲到聚书、藏书是书院的重要特点，书院中许多教学活动是围绕着书展开的。书院中学徒大量的时间是在教师指导下认真读书，自行理会。教师要说的话，亦往往通过自己的著述，让学生自行钻研。用现代语言表述，那就是实行自学为主。

书院中虽然实行是自学为主，但也不是象某些学者所言完全不由教师讲课。实际上除学徒的“自行理会”之外还有教师的“升堂讲说”，师生的“质疑问难”，学友的“互相切磋”。我们现在许多教育学教科书在讲教学组织形式时，往往以为过去的书院中只有个别教学，这是很不全面的。尽管古代书院中确实大量地存在着个别教学的形式；但同样大量存在着体现师长学术思想倾向比较突出，对生徒“自行理会”起着指

导作用的“升堂讲说”。许多文集，志书、学案中保留了不少书院“升堂讲说”留下的讲义，如朱熹的白鹿洞书院讲义有《中庸首章》，陆九渊的白鹿洞讲义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此外如程若庸有《斛峰书院讲义》等，白鹿洞书院，至今尚存讲义一类的文献资料四十余种。“升堂讲说”的教学组织形式虽然不能与今天的班级授课的教学组织形式同样看待，但决不是个别教学的组织形式。我们既不能把它等同于个别教学这种组织形式，也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必须给它一定的历史地位。

书院的教学活动并不局限在斋舍、讲堂之中。前面讲到的祭祀、展礼，朱熹提倡的优游于山石林泉之间，胡瑗实行的游历名山大川，考察历史名物，以及许多学者所做了的师生共同访学、参加讲会、会讲等等。我以为都应看作是书院教学活动的继续扩展和延伸。

教学过程是教师、学生、客观世界（或可近似地简化为广义的教材）三者构成的三体现象。在这个三体现象中，教师无疑地对教学的全过程起着控制作用，需要“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读书，掌握教材，认识世界，并在德行、才智、性格各方面得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仍然是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主体。这个过程仍然是一个能动的反映过程。这是我们今天对教学过程本质特点的认识，当然也应适用于古代的书院。古代书院特别重视学生读书，反对由教师或他人替代，在读书基础上强调身体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教学过程的特点和规律的。朱熹是在书院中指导学生读书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的门人后学，整理其平时指导学生读书的言论，就其读书之法归纳成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咏”、“切己

体案”、“著紧用力”、“居敬持志”^①。这是教师指引下，以学生为主体，认真读书，完成教学任务的宝贵经验。

上述几个方面，主要是从书院办学、教学特点和经验讲的，其中很多东西在今天的教育改革中可以借鉴。书院作为古代的大学虽然在性质、含义、任务、内容、规模、组织形式各方面与今天的大学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它们均高于初级教育，它们培养的人才均需要面向社会，尤其在需要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独立工作，具有独立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方面两者有共同的使命。所以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书院制度，无论是成功或失误，其经验都是很有价值的。

有人认为中国教育的传统是墨守成规，死记硬背的，而西方则是主张独立思考、启发思维的（大意）。其实我国的教育也有重视启发思考的传统。书院中强调自行理会、互相切磋、质疑问难，一些大师在讲学与指导学生读书与履践时也一再强调思考，如朱熹、陆九渊与王守仁及其后学所办的书院，尤其注重思考，在启发学生思维方面确有所长。

在书院发展的历史上也确有腐朽、庸俗、刻板、僵化的东西，有一种死记硬背，束缚思想，压抑学生智力发展，摧残学生个性的传统。其中最突出的即是官学化与沦为科举附庸这两大问题。

书院起源于私人的聚书、藏书、讲学、授徒。它本来曾经是作为官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但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演变为官学，它的标志就是由朝廷设官治理。此时虽名为书院，实为官学。当然，就在这个时候，仍有大批民办的书院，或者改个名字，称为义塾、学塾、学舍等，办的还是书

^① 见程端礼《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